

2025-6-14

307 价值回归与均值回归——伊朗的革命、堕落与复兴

大家好！今天还是聊天，下个星期我们开始正式开始《孟子》的课程。今天继续《价值论》课补“价值回归与均值回归”，顺便我们增加一个副标题“伊朗的革命堕落与复兴”，同时聊一点当下的时政，如果有时间我就聊几句市场，如果没有时间那我们就明天再聊一点对市场的判断（因为太剧烈了）。

上一堂课时间不够了（讲“横渠四句”给耽误了），今天补一段，也补不齐了，将来有时间再说，我们下周必须开启《孟子》了。我想留出一半儿的时间谈另一个主题（其实跟“价值回归”有关）——伊朗的革命堕落与复兴，有一点不一样，也有一点内在的联系，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先讲“价值回归”，我把这今天课补定成：价值回归的空间属性。“价值回归与均值回归”的区别是什么呢？价值回归（西梅尔说的）指的是在特定的空间中价值是流动，价值的变动会价格脱离价值然后再回归。它是在一个空间范畴之内的，所以我今天想聊一下价值回归的空间属性，稍微有一点哲学的东西，这涉及到西梅尔《货币哲学》关于空间的问题，我只是用了他的概念。

我说一下西梅尔的逻辑就是价值与资本有关系，资本与货币有关系，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货币的总量是一定的，它导致资本（流通中的货币）的总量是一定的，由资本的总量来决定的资产和商品的价值的总量也是一定的。为什么要讨论空间呢？因为这涉及到特定空间中的分布。

你可以把它想象在一个房间或者一个操场堆放的东西，在特定时间里它是存在着不同的分布的，就是钱一会儿跑到这、一会儿跑到那。这是一个假设。在特定的时间里价值的总量处在不同的分布状况，而这个分布状况由于资本的流动导致“价格和价值背离”。“背离”随着时间的拉长，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封闭的空间，资本它就会来回来去的流转，它又会回来。

这就构成西梅尔他在探讨货币时讨论到的“价值回归”问题了，这是价值回归空间属性的第一个问题——空间分布，貌似讨论的是价值，本质是资本的分布或者是货币的分布。资本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货币是公斤、资本是公斤米，价值就是由“公斤米”来决定的。它不断波动中的那个价格，会背离价值又会向价值回归，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整个的分布过程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它是个结果。

“空间分布的意义”先放一放，我一会儿再讲。第二个问题“价值的能量特征问题”，因为资本是公斤米，所以价值也具有一定的能量特征。为什么要谈“能量特征”？这涉及到物理学上的“守恒定律”的问题。因为特定的“能量特征”与“守恒定律”的存在，所以价值的回归它是一个自然规律或者是必然结果。拉长历史时间看、扩大空间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回归的过程我将它分为“自然回归”与“人为回归”。“自然回归”是指它会随着各种自然因素的变动这个流量最后会回来。“人为回归”主要是制度与政策的控制导致了革命与改革，就是价值回归作为一个经济命题最终它会导致一个政治命题：“为什么要革命、要改革呢”？就是价值必须回归！举一个例子“劳动价值的丧失与回归的过程”。

今天的美国问题很有意思，特朗普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原来的伟大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美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很伟大。怎么伟大呢？一个高中毕业生做了蓝领他可以养活一家人，他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可能是独立屋或者小别墅）、可以有两部车、有三个孩子、一只狗，这是一个蓝领中产阶级标准的配置。

这就是上一次的伟大。那么为什么会有上一次的伟大呢？那就是一个劳动定价的问题。

当时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蓝领，他的收入、他的劳动所得可以支持一幢房子、两部车、三个孩子、一只狗，他可以让一家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幸福的生活，甚至只需要他一个人的劳动，他的夫人可以做专职太太。就是这个人劳动的价格和它的价值匹配达到一个最优状态。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后来苏联解体了，外部的压力没有了，美国开始去工业化了。

美国以蓝领为代表的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开始消失。所以他们开始陷入贫困无法再完成一幢楼、两部车、三个孩子、一条狗这样的状态，所以他们愤怒，所以就有了maga就有了这种特朗普的运动，就需要进行变革、改革甚至革命，就是这么一整套的东西。所以你懂得为什么价值回归非常重要，因为价值回归它是一个经济学命题，但是它后边必然意味着社会、政治命题，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今天的maga运动能让美国的maga运动的参与者——数千万人重新回到上个世纪50年到80年代的劳动定价吗？他们还能回工厂吗？他们还能获得可以支撑一套房子、两部车、三个孩子、一条狗的这样的价格吗？那么特朗普现在的再工业化运动和他的一系列的对外的贸易战，对内的清理移民等等动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结论是不可以。

因为美国的上一次伟大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在苏联的压迫下，然后美国，请注意我下边的陈述，美国的税制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高度，就是美国的针对资本利得、资产的收费，主要是资本利得收费是在接近70%，遗产税高达80%。所以它财政的转移支付才能给工人达到当时的水平。苏联解体之后，它就没有外部的压力了，它没有竞争对手了，它不需要向苏联竞争它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迅速的金融化，金融化的结果，实际上《大漂亮法案》它就是继续收穷人的补贴富人这怎么能maga得了呢？

美国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苛税一减再减，《大漂亮法案》再次压缩。其实已经低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50%，低过上次的一半。而普通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进一步压缩。所以《大漂亮法案》是反向的改革或者是反向的革命——反改革、反革命。所以它不是正确的价值回归的方法，是错了的。好，我举第二个案例。有好多朋友提起上个世纪，我们在60年代后半段和70年代初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是劳动力过剩，所以下乡。

上山下乡对不对，好不好呢？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很难用一句话来概述，因为我们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人口分布问题，也解决知识问题，也解决知识青年再教育问题。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方案，历史的看，其实对当时是有正面意义的，当然也有一定的负面意，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他不是一个最好的体验吧。今天我们城市又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知识青年的过剩。那么是不是需要新的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呢？我就提出了水循环系统性建设。

建设美丽的新中国，我这个水循环建设实际上是谈到了农村、农业、农民劳动价值的价值回归，并且是一个大历史的均值回归。所以我提出水循环系统建设。因为好多人说你的水循环系统建设的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过程。好吧，我们今天不展开谈，放这先，时间过得飞一样的快。均值回归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均值回归的空间属性。我先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刚才是讲的价值回归的空间属性。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稍微哲学一点。

均值回归为什么必须涉及到时间呢？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周期中的一样东西，我刚才说是一个区域里的价值，这是一个人一个商品的价值。它在一个漫长的周期的平均值、均值、均值回归。这就涉及到周期的意义了，就是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第一个问题就是周期，因为你要相信大部分时间价格偏离价值的，有的时候偏离度极高，有时候一回归它就会又回归过度，再次偏离。所以均值回归是我们研

究周期的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但请注意，我价值回归关于总量和能量的描述，这将作为我们大数据整理的依据。

好，其实周期，大的长周期我讲过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三元九运180年，这是中国人的对周期的理解，短的周期就是季耶夫周期。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比如说1980年到2000年是计算机周期，2000年到2020年是互联网周期，2020年到2040年是AI人工智能周期。在特定的周期，特定的东西会表达出不同的价值。它有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和回归的过程。所以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第一个就是必须理解周期，理解周期必须理解偏离度和偏离的原因。不然你不太容易理解周期。

其实周期问题是社会学中的物理规律。我们关于经济危机的四个周期，四个阶段，它实际上在社会学中的蕴含的物理规律，今天也不想展开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黄金，因为一套房子两根金条，可能在过去5000年历史之中吧，多次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说均值回归，就是楼的价值有时很高，可能20根金条都买不了一套房子。

有时又很低，没人要，十分之一根金条就能换一个房子。它有价值偏离的周期性的特征。它对于你理解投资非常重要，你如果对周期的理解不对，你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是投资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对时间属性，对周期不理解，你会有情绪方面的影响，会有直觉的错觉会出现。对周期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它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至是个地缘政治问题，一会涉及到伊朗。

不同的商品、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周期里具有不同的意义，它不是本能或者本意可以决定的，它具有历史性的决定性，所以它是个社会学中的物理问题。周期的意义先说这么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均值的意义，均值是什么意思？比如我刚才说的两根金条一套房，这是我说的房子的均值回归的中点，寻找均值或者寻找“中”或者是正心以中。

正心以中就是投资的全部含义。你得知道“中”在哪里，比如说均值回归，一套房子两根金条，两根金条一公斤，一公斤1000克，1克1000块钱，100万。这是一个房子正常的价值，超了就会均值回归，低了也会均值回归，中间位就这里。你能找到均值的均值吗？你认识到均值的意义吗？你能看得到是正向偏离还是负向偏离吗？偏离的度你能计算吗？偏离度有多远你能计算吗？偏离的原因找到了吗？何时回归呢？怎样回归，何时回归？回归会第二度偏离，由负偏离向正偏离吗？

在这里，你应该开始感受到我说的中庸的经济学含义。你知道正心以中就是找均值的意义，均衡点的意义，找历史上那个均值的意义，并且能够准确的预判均值的点和回归的力度、和可能再次出现偏离的力度，这才是真正的对周期的理解、对均值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所以我为什么要讲价值回归和均值回归呢？因为好多朋友在处理大部分问题，是用经验、直觉，经验和直觉九成以上是错的，你认为你在直觉，其实不是。

你认为你在直觉其实不是，你认为你在总结经验，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均值回归的长度不是5000年，可能是六个月，你觉得现在掉了很多了，便宜很多了，或者你认为这个东西涨了很多了，你是六个月的经验，你是局部的经验，比如说你在香港工作，其实是香港的经验。也就是说，你的直觉和经验不构成你判断的基础，也不构成允执厥中的那两个执。你没法儿允执，你厥不着中。

所以投资的含义，对价值回归和均值回归，一定要有超乎常人的认知才行，不然的话会容易出问题。好，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的第三个问题，是均值回归的历史唯物主义。用白话说就是因果律，就是报应、天理。为什么会均值回归？它里边有因果律、有因果报应，它其实是暗含着天理的，所以它必然回归。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三元九运的第九运，2024年开始到2043年结束。三元的初始是1864年。其实非常精准，1864年开始，180年之

后完成了一个轮回，到了2043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体和经济体，完成了整个因果律的轮回。

我同时在说价值回归、均值回归，我不认为这是个经济学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义的回归。一会讲伊朗，会讲他们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到下一场革命，整个的一个轮回，是历史的一个大轮回。如果是站在第三方视角看是清楚的。我国从1919年到1949年30年的周期完成了一段历史，1949到1979加起来又是个30年，1979到2009是一个，2009到2039又是一个。

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当然有，而且人为的因素很重要；有没有超越人为的因素？当然有，时间越久远，人为的因素越淡；地域越辽阔，人为的因素就越降低，但缩短之后，就是人为因素变得极强。比如回到你身上，你不能说这是自然的结果，你说不是我的努力或者我不努力，不是的。越局部，缩短时间、缩短空间，人为的因素越明确。但是放大以后，它有自然律，有天理在那管着，你折腾也没有太大意义，也折腾不出什么来。

好，我对今天课补做一点总结。价值回归的空间属性和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我没有按照上一堂课讲，上堂课的教案在旁边，我要是按教案讲还讲不完，我想直接把它浓缩了。浓缩了以后便于大家在今后投资用得着，因为这是一堂关于价值论的课补。一定要记住价值回归的空间属性，一定记住空间属性、空间分布、能量守恒等一系列。

空间属性分布是决定你选什么，在特定的空间里你选什么，这是价值回归的空间属性；均值回归的时间属性是你选完了以后，你对周期的理解，长度、对均值的判断、中的判断、以及偏离度、回归的时间、速度和再次偏离度，如果对这些有理解，一个空间的问题和一个时间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再次重复，均值回归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因果律，有它的天理在这个地方。好吧，今天价值就补这么多。

接下来我说的第三个主题：伊朗的革命、堕落与复兴。战争已经开始了，好多人说卢先生预判很准，其实准不准有啥用，只是对一个趋势的判断而已。但今天讲的课就非常重要。其中有些地方略微敏感，大家外传，替我考虑一下，我们的平台很重要，不能给封掉，因为谈伊朗会涉及到国政和地缘政治。

谈今天的伊朗状况，就必须得谈伊斯兰革命，谈伊斯兰革命就必须谈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因为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这段历史我讲过一次了，他构成了伊朗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其实巴列维国王挺了不起的，他在波斯这块多民族的土地上面，用一种崭新的方式进行了工业化改造，开启了伊朗的城市化进程，开启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并且他做的比中国还要早，甚至由于他的底子比较好，他在某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比我们做的更好一些。

他的白色革命，如放回大历史看，至少在穆斯林区域，是仅次于土耳其的存在。其实是挺好的，但是由于巴列维国王他的局限性，他毕竟是一个贵族。虽然他发动了白色革命，但他仍然是一个贵族，所以他没有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所以他在发展白色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严重的社会分化、贫富分化，城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对立。

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伊朗开始出现了广泛的群众运动。而巴列维国王、以及身边的贵族们对大历史不了解，所以他们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全都做错了。以至于被以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的阿塞拜疆教士集团，结合了广大的底层民众，发动了伊斯兰革命，将巴列维推翻了。

然而，霍梅尼作为阿塞拜疆正统的什叶派、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的领袖。他是一代很了不起的宗教领袖，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然而，他达不到教员水平。毋庸置疑，伊斯兰革命是明确的阶级斗争，但是一个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领袖来进行政治改革，具有

它的历史局限性，所以他当时的口号是既不倒向西方，也不倒向东方。

所以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既没有变成一场优雅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更没有完成优雅的资产阶级政治建设，也没有完成一场有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他玩了一个，他说不靠东不靠西，其实，他想在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霍梅尼先生理想中的伊斯兰道路，这条道路不存在。

霍梅尼创立的法基赫政治体系，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为基础的教士集团，而且是阿塞拜疆人为主导的教士集团。理论上它是一种政党的存在，法基赫政治体系的立法基础是以伊斯兰教，其中是一些原教旨为立法基础，伊斯兰原教旨包含一定的共产主义成分，但它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它与社会主义不搭界，相去甚远，它也与西方基督教立法原则相去甚远。

而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作为立法基础的法基赫政治体系，必然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系。它就变成了阿塞拜疆教士团主导，然后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党卫军的神奇的政治结构。尤为有趣的是庞大的教会资产，竟然由革命卫队来经营。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吗？我说到这，可能好多朋友要跟我产生剧烈的冲突和分歧，但我想我还是把它说出来。

伊朗今天发生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伊斯兰革命尚未爆发时候，就早有伟大洞见，而毛泽东的伟大洞见，在到19世纪60年代，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也早有洞见，他们洞见了什么？毛泽东说即便是革命家、革命者，他们一旦接触到了资本，这个资本可能不是私有资本，是国家资本。因为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嘛，像伊斯兰革命，那它变成教会资产了嘛。它是相当于准国有资本，对吧？一旦接触。

原来的革命者就会沦落，就会堕落，所以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不是胎生，不是卵生，而是化生。怎么个化法？接触资本的人很容易被异化为资产阶级，就是革命者必然异化，最终沦为资产阶级。这是毛

泽东伟大的洞见、伟大的创见，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后来，邓小平用另外一种方法解决问题，终极解决还没有，所以我去写了新社会主义通论，也只是马克思心心念念的真正的资本论第三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错的。

毛泽东60年代的洞见挽救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挽救了我们的政党，也挽救了我们国家，使我们度过了国家资本主义最危险的阶段。苏联就没有度过，轰然倒下。非常遗憾，今天我们在讨论伊朗的问题，很少有人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哲学的高度或者政治的高度来讨论伊朗。伊朗1978年到1979年的这场革命，四十多年过去了。

伊朗的当时的革命者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已经深度地接触了教会资产，这是一个准国家资本。而且他们是一手拿着枪——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手拿着钱，并且政教合一。我没有对霍梅尼不敬，我是从一个研究者、旁观者的角度，认为他对政治制度的理解、对经济制度的理解，远远没有达到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水平。至少他没有好好去读教员的书。

所以，当伊斯兰的革命者们没有来得及进行二次革命或者文化革命，重建一整套系统的时候。他们真正的教士集团和革命卫队所形成的这个体系，由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必然沦落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被金融资本垄断控制，或官僚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媾和通奸，构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

好多朋友说哈梅内伊是不是内奸，是不是太软、太怂？其实看到伊朗的今天，我的内心深处非常佩服教员。如不是他打下这么一个结构。他打下这个结构还不放心，还打了预防针。晚年，耄耋之年，发起一场天下人都无法理解的文化革命，今天还是以负面评价居多。但你根本不了解他看到了什么，你也不了解他打下这个框架、骨骼，然后又打下去一针，管100年的预防针，反修防修的预防针。

我们看到苏联的轰然倒下，我们看到伊斯兰革命半个世纪还没到的结果，他把伊朗治理成什么样子？在面对复杂的伊斯兰世界，在面

对犹太人、突厥人、阿拉伯人等等的局面，他们貌似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8500万，土地164.5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国，非常之孱弱、积贫积弱，并且还愿意妥协、愿意投降。意妥协投降而不成啊。

伊朗当下的经济状况糟糕透了，它其实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伊朗主要的收入来源，被阿塞拜疆的教士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垄断或者是夺取了。国家并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进行比较好的工业化升级的投入。并且伊朗的通货膨胀水平太高了，40%。它处在政治结构破碎、经济危机的边缘，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同时，哈梅内伊85岁高龄。尽管他的儿子掌控伊朗的民兵组织（伊朗的民兵组织有百万之众），但有用吗、有意义吗？显然，哈梅内伊没有可能进行一场文革或者一场深刻的改革。这次机会在20年前，理应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由内贾德完成。但由于利益的分割不行，所以内贾德也没有做成。他们应该有一场文革的，但没有办法，内贾德后来被轰下去。轰下去以后，内贾德再没有机会回头。他们已经错过了（改革）伊朗的教士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最佳时期。

那么，是不是就认为这个国家没有机会和希望了？倒不是。外部的压力，有时是解决内部问题的最好契机。1895年，日本人的甲午战争几乎打醒了全部的中国人。1931年，日本再次进攻中国，激发了全国的中国人。两次，把我们逼到亡国的边缘，然后中华民族开始复兴和崛起。我刚才讲周期和价值回归，以色列对伊朗的这回攻击具有同等意义。

重击整个的伊朗，使得伊朗的波斯人、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伊朗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进行深刻的思考。关于宗教的思考，文化的思考，制度的思考。我一直认为在整个的穆斯林区域，都包含着三重斗争。第一，是阶级斗争。伊斯兰革命是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包裹在宗教斗争的外衣之下，同时带有一定程度的种族问题，或者是民族问题。但本质是阶级斗争，其他是包装在外边的东西。

这一回重击之下，两种可能都存在。一种可能性，是爆发比较温和的内部改革，不会构成内战，但仍然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在民族压迫下进行的一场阶级斗争，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美国和以色列也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在压迫之下，亲西方的文士派（旧贵族和知识分子）会联合、推翻教士派、伊斯兰革命卫队、盘踞在广大乡村地区的这些地方势力吧。

我和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因为我约略对伊朗做了一点研究，我觉得经历了白色革命然后再经历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更接近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我对伊朗的未来抱有一定期待。并且我知道，伊朗这一次，时间长度可能需要十年吧，就是2025年到2035年，可能伊朗的内部整合才会告一段落。

那么，波斯人的文化水平，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伊朗人的教育程度，大概是连妇女的识字水平都已经上升到78%了，它在整个的伊斯兰世界教育水平非常高。并且伊斯兰革命后期出生的年轻一代，90后，他们有更多的想法，因为最近伊朗开放了互联网平台，开放了这些东西，包括Facebook、Twitter、谷歌都可以看了。

其中，伊朗人开始思考西方和东方了，当然东方就不是在思考俄国人的路了，是中国人的路。美国人正在表演一场衰落，其实伊朗的年轻人可选择的空间不大。他们必然从中看到什么东西，并且寻找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再到中国道路这样一个必然的逻辑过程。而且我认为波斯文化的张力与认知，它是个认知回归，必然导致一场新的变革的出现。

并且这场变革，伊斯兰、伊朗的变革，必然触动其周边所有仍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区域的整体的变革，我说的是那几个王爷国家，阿拉伯世界。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十年，中东将发生巨变。好吧，我再说的辽阔一些，就是2035年十年之后，斯拉夫族裔的崛起和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将构成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两个高度的增长点，他们将形成非常强大的政治能力、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

斯拉夫族就是包括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就是波兰、乌克兰那几个小国，东斯拉夫就是俄罗斯，南斯拉夫就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大半个欧洲会在俄乌战争结束后进行整合，并且形成欧洲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完成政治整合以后也会变得非常强大，老欧洲将在斯拉夫整个族裔崛起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衰落。中东将随着伊朗的巨变而产生巨变，整个的伊斯兰世界会有另外一个状态出来。我为什么要这样的思考问题，要说这件事？

请注意地图，一带、一路，带和路，都不可避免的在伊朗找到交汇点。在大国博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避开伊朗，我们不一定向伊朗输出什么，比如说输出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制度、思想，输出孟子。我们不一定要做这些事情，但不可能不对你带路上的两大块，一个是斯拉夫族裔的族块，一个是伊斯兰族裔的族块。

你不可能不对这两个大的族裔这两大块，有明确和清醒的认识，你必须对大历史周期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在一个总的盘子，他们的经济比重将飞速的增长，增长的速度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也会迅速提升，成为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极。会很长吗？不会，十年时间，2035年就能看到了。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缺乏足够的理解，我们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等等诸多方面，可能仍然会迟滞或者是选择不到位。

有些人看到伊朗这么弱，在调侃中俄伊大三角，俄伊两国都陷入战争了，中国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状态。我想跟你们说，2050年，这个世界上中俄伊大三角形成并最后破裂，2050年。形成大三角，随着西方世界的衰落在形成，它到了巅峰之后，开始会再次走向破裂。历史就是这样的，大周期是这样的，价值回归是这样的，均值回归也是这样的，人类，就会这样走下去。

我们希望不要发动更大的战争，我们当然希望俄乌战争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也希望这回的伊以战争能找到他们的平衡点，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核战争，或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知道现在只是起

点，还没找到终点，伊朗和以色列都会被击碎，他们的政治平衡和经济平衡都会被击碎，所以现在只是混乱的起点，而非终点。我当然希望我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们对此能有更为深刻的、全面的、系统的安排。好吧，今天就说这么多。